

全民阅读

读书，
让你更有力量

征稿

对于读书,欧阳修有个著名的“三上论”——马上、厕上、枕上。而“枕上”读书最接近读书的本色——私阅读。夜深人静之时,忘掉白天的忙碌和喧嚣,卸下身外的束缚和杂乱,随手拿起床头的一本书,静心读几页,兴尽而眠,是放松,是休闲,也是调息。今夜,你的枕边书是哪一本?它带给你怎样的思想与情感的满足?请你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。下期征稿题目《我的枕边书》,篇幅千字以内。投稿信箱:qlbook@163.com

“我与书的故事”征文

铭记一段尘封的历史

□张贻贝(退休干部)

1946年4月8日,王若飞和秦邦宪(又名博古)在出席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之后,由重庆乘C47美式运输机回延安。飞抵延安上空时,因云浓雾大,无法着陆,驾驶员迷失方向,误入山西境内,这里也是云低雾大,结果飞机撞上黑茶山,飞机焚毁,同机十七人(包括四名美国机组人员)全部遇难。噩耗传来,世界震惊,亿万人为之悲痛。史称“四八”烈士。《“四八”被难烈士纪念馆》(下称《纪念馆》)由郭沫若署名敬题,中共代表团编印,记录了这段历史。

《纪念馆》被当今史学家称为“珍罕史籍”,除存世量稀缺之外,还在于它如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,内容丰富翔实,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我有幸收藏了一本《纪念馆》。在纪念“四八”烈士遇难七十周年之际,介绍一下《纪念馆》其中的史料。

一本被没收的残书

□赵霞(退休人员)

上世纪中国抗战爆发后,日本军队占领了微山湖东部津浦铁路一线。我祖父是私塾先生,带着一家五口从临城沙沟逃到湖上岛上的亲戚所在村落户,继续教书维持生活。虽然单门独户,但村里人都敬慕我们赵家,称我祖父为赵先生。然可悲的是,爷爷教了大半辈子书,我的姑姑、大爷、父亲姊弟三人却都不识字,因而

《纪念馆》翔实记载了全国各地追悼烈士的纪念活动。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李公朴有诗云:“你们的死,超过了晴天霹雳。”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成立了治丧委员会,由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和各界人士代表续范亭、李鼎铭等26人组成。千余人赶修陵墓。当市政府欲购棺木时,不少老人纷纷告知市政府,愿把自己的寿木让给死难同志,以表示对革命先烈的敬爱。追悼会先是家祭,在挽歌中,张越霞、陈慧清、叶正明、黄晓分、陈复君诸同志被伴护着,从右侧步上祭台时,有的已泣不成声了。公祭的仪礼更肃穆,千万颗悲愤的心,虔诚地向死者献花圈、焚香、献爵。主祭朱德和刘少奇低头拭泪。在哀乐声中,十七具(包括四具美国飞行员的棺木)由红毯裹着的灵柩向陵墓缓缓移动,灵前是鼓乐队和花圈挽联队,接着是家属、群众、机关、学校、团体……殡葬行列由大会场出发,长达二里许,下

午二时半,在撼人心魄的国际歌中举行了烈士们的安葬。

近来,我读到一段史料:1996年,已89岁高龄的杨尚昆带领“四八”烈士遗属100余人,专程去延安扫墓,让人感动不已。

在陪都重庆,当年也举行了大规模悼念大会。大会由张澜主祭,孙科、周恩来等八人陪祭。郭沫若读祭文,孙科等人先后致词。孙科说:“王若飞、秦邦宪两先生到重庆来是为了促进和平民主团结,我们的见解虽有不同,但和平民主的事业是共同的,目标是一致的。他们在这个共同事业尚未完成之前先离去了,这使我们悲痛。但同时也使我们觉得加重了负担,我们后死者必须要完成这个工作,才能安慰死者。”孙先生特别赞扬王、秦两同志态度坦率,对国民党的批评很严厉,称他们为国民党的诤友。

周恩来报告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,对美军四位机师表示痛悼,并以中共代表团名义

敬挽他们:“风雨迷途,技术一时难掌握;仓皇失事,魁梧四子亦牺牲。”

在山东解放区,同样举行了“四八”被难烈士追悼仪式。追悼仪式在临沂大众剧场举行,万人翘望着悬在祭坛中央的王、秦、叶、邓、黄等诸烈士遗像,当挽歌声起,热泪满溢着每个人的眼眶。祭仪完毕后,陈毅将军讲话,他说:“四八”殉难烈士是为了争取三大协定的实现而不幸牺牲的,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。

晋绥、苏皖解放区、晋察冀解放区、冀鲁豫解放区、上海、北京等地都举行了“四八”烈士追悼活动。就连一座县城——我的家乡滕县也隆重举行追悼王若飞、博古等同志的大会。当时,我上小学,记忆深刻,人们都非常悲痛。《中共滕州党史画册》保存了当年纪念活动的照片,从照片上可以看到用松枝搭成的王若飞门、叶挺门、邓发门,用松枝、白布扎成的博古亭等。

《藏地疯行》给予的感悟

□司德泉(图书编辑)

藏地的悠远、神秘令向往者为数众多,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和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,也是“人的一生都应该经历的两件事”。然而,真正将藏地游付诸行动的却总是少数人。这少数人里面,女性又是少数中的少数,独骑藏地行的女性,自然更是凤毛麟角。《藏地疯行》的作者鞠小微女士,已逾知天命之年,却五次进藏,四次独行,所谓“疯行”名副其实。

没有计划与准备,没有目标与运作,这就是鞠女士独行前的全部状况。这就注定了其藏地之行必是一波三折、刻骨铭心的。那沿途不期而至的世外桃源般的旖旎风光、神奇的哲蚌寺唐卡、卖炭家当磕长头的朝圣者、倾情资助的达瓦卓玛一家、曾经鼎力相助的袁局长,对鞠小微来说,这一切经历貌似已经足以说服自己“不虚此行”了。但我认为其收获更多的,应该是探索未知领域的经验与信心,是愿望的了却和诸多珍贵的感悟。

也许,没有“说走就走”的“疯行”,鞠小微会和我们多数人一样止步于对藏地行的憧憬,或者在反复计划、权衡中渐渐兴致淡然,或者是满足于浮光掠影的随众之游。如此,便不可能领略藏地的真容,也不可能有一路跌宕起伏、啼笑交加的记忆。“疯行”的状况频出也可算意料之中,但是收获之宝贵却是意料之外的。

人一辈子不可能没有遗憾,无论是凡人还是明哲,回首往事的时候都不乏心存种种遗憾。然而,这其中有许多遗憾是我们自己亲手制造的。

我们在某个目标的面前畏首畏尾、吝于行动的理由包罗万象,但是追踪寻源不外乎对两个可能的畏惧:对于可能产生的种种困难应对信心的缺乏;对于可能的功败垂成的患得患失。殊不知,接受挫折与磨难的洗礼才能获得应对的经验和能力,这恰恰是信心的原动力所在。美国心理学家和作家尼尔·菲奥里在其著作《战胜拖拉》中写道:“我们真正的痛苦,来自于因耽误而产生的持续的焦虑,来自于因最后时刻所完成项目质量之低劣而产生的负罪感,还来自于因为失去人生中许多机会而产生的深深的悔恨。”也就是说,踟躇与等待同样在耗用我们的生命成本。如果不勇于去尝试和终结,总有一天,等待的成本甚至会超过我们付诸行动所付出的成本,得失之间也许是我们始料不及的。

当捧读《藏地疯行》,在佩服作者毅力和激情的同时,会立时有一种开启行动的冲动涌动于内心,而且不管做什么,开启行动都是走向成功必需的起点。

在同学家看书

□王先刚(教师)

相较于今天的孩子有那么多种类繁多、内容丰富的图书可读,我的童年可谓非常匮乏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村,大人们别说给孩子买本课外书,就是考了个好成绩,买本小人书就算天大的奖赏了。何况那时人们的思维里根本没有“课外书”的概念。

那时的孩子除了上学使用的课本外,所接触的书籍也仅仅是小人书一类,直到上了五年级,我才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课外书。

那一年,班上转来一个叫李

也与书无缘。也许是血统因素,我小时候特别爱读书,或许是爷爷解放前夕受人迫害死得早的原因,家里竟没有传下来可读的书籍。“文革”时期我上小学,向父亲询问:我爷爷教了一辈子的书,家里怎没留下一册半本古书呢?父亲想了想,从一只旧木箱底翻出两部黑乎乎的厚书来,烟熏火燎一般,都残缺不全了,仔细看,竟是半部《康熙字典》和缺了封面、封底和页码的《说岳全传》。《康

熙字典》我看不懂,《说岳全传》是老版,虽然第一次读竖排版书,半懂不懂,而书中内容与情节一下子吸引了我,也知道了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。这部书对我一生喜欢古典名著,崇拜民族英雄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。

在无书可读的年代,我仍然把这部残书视作宝贝,看了一遍又一遍,尽管有些字词还不认得、不理解,但我仍然带着发现新大陆的激动与兴奋,绘

声绘色、充满想象地讲给同学们听。好多同学都争相传阅,有的读迷了,上课时偷偷在桌子底下看,结果被班主任老师给收走了。起初我不敢跟老师要,等鼓起勇气想要回书时,老师被调到岛外去了。我曾想,他一定知道这是本好书,不曾读到过,就堂而皇之生了窃心。长大后我的收藏书越来越多,还特地买了一部新版《说岳全传》,但仍忘不了那个残本,它像镌刻在了心里似的,始终不能磨灭。

此再没机会到他家来看书。

这些书向我展示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多彩世界。自此,我的梦里有了辽阔的大海,海的女儿在飞溅的浪花中哭泣;有了茂密的林海雪原,松鼠在挂满松果的松树上蹿上蹿下;有了一望无垠的戈壁荒原,悠扬的驼铃声在大漠夕阳掩映下的胡杨林里传递……整整一个暑假,除了写作业,陪李辉玩,我几乎都是一个人待在他家的书橱旁手不释卷。他的父母非但不烦,反而抱怨李辉不及我爱看书。不知是李辉真的生气了,还是以此为要挟,我不得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让他抄

袭作业,只为了让他能让我多看一会儿书。

有一天,为了避开李辉的纠缠,我躲在书橱旁边的一个夹缝里,席地而坐,抱着本《长白山人参故事》看得入了迷。李辉以为我不辞而别,直到他妈妈吃完午饭到里屋拿东西时,才发现了我。当时我无地自容,仿佛被人抓着现行的小偷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而他的父母却大为感动,从此允许我把书拿回家去读。有了书,就有了深夜里偷偷点亮的一盏小油灯,有了被灯火映红的一张兴奋的小脸,有了梦境中一个个多姿多彩的童话。

【书香家庭】

一瓣心香,读书静好

□李宗健(职员)

我幼时最喜欢小人书,邱少云、黄继光、董存瑞、草原小妹妹等一系列精彩的英雄人物故事连环画让人爱不释手。后来的《早》、《多收了三五斗》、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等一篇篇精美的文字,都是在课堂上知道的。

从部队转业来到新单位,当我向同事询问这里是否有图书馆时,对方先是一愣,接着笑了:“别人来了都先问单位吃住怎样,工资多少,问有没有图书馆的,你是第一个!”得知单位以

前曾有图书馆,后来关闭,剩书不多时,我央求保管员打开仓库,迫不及待地一步就迈了进去。我选了四本:《中国现代散文选》、《呼啸山庄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。我还没来得及把它们还给单位,仓库就已改作他用,这四本书便留存在我家的书柜里了。我想,这是它们的幸运,更是我的幸运。

曾经为了借阅或购买一本心仪的书籍,骑自行车从东城跑到西城,来回几十里,裤子都被磨得掉了色,但是见到书的那一刻,所有的汗水都变成了喜悦,

融化在蝌蚪般精灵可爱的汉字里;曾经在中山公园的书摊前,为了等待和寻找一本需要的典籍,把每一家摊位的电话号码一一记下,找遍每一个角落,凡是相关的字眼都浏览一遍。一个上午过去,仰望天空,眼前流动的仿佛不是漂浮的白云,而是漫天的文字……

后来,我成为图书馆的常客。虽然它离家很远,但我仍坚持每周去一次,呆上半天或一整天。进馆时先洗手,并非硬性规定,然而,净手才能端坐;看到卷角、折页轻轻抚平,按压整

齐;不随意涂画书页;随身携带记录本记下喜欢的章节……这都已经成为我的良好习惯。在图书馆里印象最深的,是一位拾荒者,他把一个装满瓶瓶罐罐的蛇皮袋放在门口,反复洗手洗脸后,才缓缓走进阅览室读书看报,那一幕,让我永远难以忘怀。

今生能够有缘与书籍牵手相伴,心中有说不出的甜蜜,就像宇宙中划过的流星各自有它的轨道一样,我与书相遇、撞击,从此它的身影布满我生命的旅程,我领略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人生价值,学会思考,懂得感恩。脉脉书香里,我的精神之火被熊熊点燃,思想得到启迪,心灵得到净化,一步步走向成熟、自信与坚实。

和书产生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缘,自此永不寂寞!

家庭书单:
《第二世界: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》
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
《变形记》
《五十年中国小说选》
《曹文轩文学论集》
《飞鸟集》
《红与黑》
《悲惨世界》
《平凡的世界》
《呼兰河传》

很多人都有自己良好的读书方法和习惯,很多家庭也都有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读书传统和氛围。本版开辟“书香家庭”征文专栏,希望喜欢读书的您写一写自己的读书故事。

投稿邮箱:
shuxiangjt@163.com